

诡譎的社会，多舛的人生，
柏拉图式的爱情……

万劫不复

楚天著



長城（香港）文化出版公司

诡谲的社会，
柏拉图式的爱情



* T266347 *

万劫不复



 長城（香港）文化出版公司

万劫不复

作者:楚天

*

出版发行:长城(香港)文化出版公司

香港新界上水坑头路151号富有门别墅第六座G层

印刷:香港太和印刷公司

香港华兰路14号益新工业大厦2/FD座

大陆经销:中国教育图书进出口公司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4.875 字数:331千字

2002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8000册

统一国际书号:ISBN962—437—080—X

定价:港币36元

人民币37元

都是欲望惹的祸

——《万劫不复》序

张永琛

这是一部诠释欲望的小说，挺深，又挺好看。

欲望这东西，虽然已被鄙视了千万年，但谁也无法逃脱她的追索。快乐也罢，痛苦也罢，都是她在惹的祸。她像个天使，也像个魔鬼，终日蠢动在每个人的心底，每个人。

在欲望面前，谁都长不大，永远是个贪心的孩子。

精明的楚天，下笔就狠，一部《万劫不复》，将情欲、权欲、金钱欲的面皮毫不留情地给撕扯了下来，裸露进了都市的物欲横流中，欢乐、痛苦、希冀、绝望，每走一步，都如泣如诉，犹如杜鹃啼血。而女人的血，总是流淌着疼与痛。

人之初，真的性本善吗？有的人也许是，但有的人也许就不是。不然，这世上就不会同时存在着天使与魔鬼。

天使可亲可爱，魔鬼可憎可恨，这道理谁都明白。但假如没有了魔鬼，那天使就缺少了映衬。而这，正代表了欲望的正反面。对于一个人而言，常常是天使与

魔鬼凝集于一身，看就看你愿意放哪一个出笼了。有时候，美与丑、善与恶、高尚和卑劣的界限并不那么清晰，尤其是现在，当芸芸众生纷纷迷失在逐乐园的时候。在这里，找不着欲望的图腾。

尽管欲望惹了不少的祸，但不能随随便便就禁欲。说真的，假如——再假如没有了欲望，那这人，还有什么可活的？！

二〇〇二年三月十日

内 容 提 要

诡谲的社会，多舛的人生，柏拉图式的爱情。

一个正值生命旺季、含苞欲放的十七岁的农村姑娘、一个如饥似渴、孜孜不倦地进取、刻意描画着自己前程的高中生，在家庭环境的逼迫下，不得已辍学回到了瞿家巷的乡下。在自己的前途处于一片渺茫之际，她却又是那么地渴慕城市、向往城市。于是便在毫无人生阅历与社会经验的情况下，凭着自己一股顽强执着的热情与幻想，只身闯进了城市。然而，城市是那么乖张，社会是那样复杂，人生又是那么地险恶，哪里又有她栖身与理想——那个她苦苦追求的境地呢！更为不幸的是、她爱上一个她不该爱的人——一个地位高高在上，年龄比她大了将近一半、既有妻室儿女、而且又是个被她称之为长辈的亲戚——表舅的老表。从此，这种不合时宜的爱情，便伴随着暗潮的涌动、火与火药的接吻，世俗的鄙夷与偏见、社会律条与封建宗教道德的禁锢，以及人性丑恶、懦弱的劣根性，汇集成一部血泪交融、噩梦连连、痛苦不迭、要死还活的复杂的爱情史。人们通过她以及他们的命运，可以从中领略到爱情的挚热，生活的真谛，时代的气息，人性的美丑。爱憎分明地激励着人们去追求属于自己美好生活的那一部分。

荒 年

在从县城通向金鸡坪的高出地平面两米多的乡村土路上，一辆没有牌照的棚棚车“突突”地喷着浓烟，像一个患重感冒的乡村老头、不停地喘着粗气费劲地向西奔跑；远远看去、就像一只蜗牛在田埂上爬行。

因为刚刚下过一场夏雨，土路崎岖泥泞，车轮辗过之处，向两侧泻去一圈伞状样的泥水，棚棚车自身以及土路两侧的树篱，由于长年不堪重负地经受着泥巴和污水的堆积而蒙羞，导致棚棚车的寿命逾来逾短，树木总也难以成年。

驾车的是金鸡坪镇翟家巷村的农民翟文才。他是去县城寄宿中学给上高中的大女儿翟月送这个月的生活费后返回家去的。他四十八九岁的年纪，中等个儿偏瘦；此时他面容憔悴、心身疲惫，正吃力地驾着这辆花三百块钱从一个二道贩子的手里买来的既无牌照、又无执照的“三无”车在泥泞的道路上艰难地爬行着。这种车无法进城，远在城郊的时候，就得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然后他背着给女儿月月捎的粮食和蔬菜，一步一蹭吃力地步行三公里，才能到达女儿的学校。

雨水从今年的二月下到五月，庄稼颗粒无收；翟家巷这个环绕在洞庭湖畔的村寨，涝灾洪荒连年，稻田均被洪水淹没。为了凑足女儿这个月的二百元的生活费，翟文才走东村、串西巷，跑断了腿才借到了一百三十来块钱，最后没办法只好卖掉了家里挣油盐钱的三只正在下蛋的老母鸡，捎带些粮食蔬菜，

总算凑齐了这笔钱。在村里，他是个很要面子的人，也是个虚荣心很重的人，所以他要让孩子们出人头地，虽然月月是个女孩也不能例外。

他有五个孩子，除了大女儿和二女儿是光明正大出生之外，老三、老四、老五都是通过非正当途径生下来的。在这个人口爆炸的贫困国家，近年来，对农民生孩子实行前追后堵、吃药打针，抓的非常之紧；他却为了要有一个传宗接代的伢崽，顶着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的天大的压力，让妻子在上面连续超生了四个女儿的情况下，硬是在第五胎真正地产下一名男婴。真谓不负祖宗厚望，延续了翟家的衣钵。他终于松了一口气。然而，他一个七口之家，种了六亩责任田，靠他一个劳动力，生活本来就十分逼仄，但他还是要从牙缝里挤出钱来供女儿们上学，让她们有个比自己好的前程。虽说这个女儿倘若在家里话，是唯一能够辅助他的劳动力。

“喂，翟大叔，翟大叔，喂，停下……”

当翟文才聚精会神，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泥泞的土路，小心翼翼地驾着棚棚车往前爬着、已快接近金鸡坪镇的时候，迎面见一个年轻人骑着一辆看不出颜色的双轮摩托、满路溅起高高的水雾，老远就对着他呼喊道。

他不得不采取紧急制动措施。由于路太滑，棚棚车仍然在错过摩托车五米远的地方才闸住。然后他急忙走下由两块帆布、三块玻璃连接起来的驾驶室，（如果还算驾驶室的话）急切地冲着那个青年问：

“满根，么子事？”

“唉呀！翟大叔，不得了啦！”

那青年叫姚满根，约二十三、四岁年纪，一米七一的个头，

长着一付方脸，黝黑而显健康，在南方要算作魁梧身材了。他是翟文才家的邻居，现在镇里开着个汽车修理厂。他将摩托车就地一个转，把本已凸凹不平的泥巴路扫出一个大坑，急推几步靠近了棚棚车。

“翟大叔，你快莫回去，为你家细伢崽的事，今天下午，镇里何镇长领着计生办的丁主任，还有武装部、派出所一大帮人闯进你家，牵走了你的牛，赶走了你家的那头老母猪还有那一窝小猪崽，说要罚你一万块钱，还要抓你去坐牢，是我翟婶特地让我到路上来堵你的。”

翟文才登时傻了眼，如五雷轰顶，身子微微地抖了起来。他左手支着棚棚车的窗沿，茫然地不知所措。虽说超生了个儿子要罚款，这是早就预料中的事情，但如今真正面临到这个境况和劫难时，他似乎无以面对和无法接受；要不是认为自己应该是个撑天撼地的男子汉，抑或地上不是泥泞一片，他也许早就瘫倒在地上就如稀泥一般，任行人与车轮去犁洒。他有气无力又象自言自语地说：

“躲，到哪里去呢？我们家连个象样的亲戚都没有。”

“是啊！躲到哪里去呢？”姚满根也很为难地说。“哎，有了。你们家不是有个表舅在黄甲桥吗，他那里是另外一个县，他们找不到你的。”

“不，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还是回去吧，该怎么着就怎么着！”

翟文才在犹豫了良久后，斩钉截铁地说。他完全豁出去了，事情已经至此，该去的已经去了，该来的也已经来了；人穷困到了上无片瓦，下无寸地，连吃饭都很费劲的时候，又有什么东西值得可怕和可留恋的呢！

他再也没有精力开车了，便与满根把车换过来，由满根驾着棚棚车，他则推着满根的摩托跟在满根的后面，慢慢往翟家巷的方向心思重重地走去。

翟家巷是洞庭湖东岸，吕氏山西侧的一个古老的村落，千百年来，这里的村民一直过着丰衣足食的日子，是享誉中外的鱼米之乡；春天，洞庭湖烟波浩淼，鱼帆幢幢，一网下去，鲜活的鱼虾映衬着宽阔的湖面就像一幅幅色彩艳丽的图画；夏季，在水泊与苇塘够不着的地方，是成片成片的稻田，金黄金黄的耀眼，每年六月的黄金季节，洞庭湖畔的农民们，就会欢歌载舞，满脸露出幸福的憨态，家家备酒、户户敲锣放炮，互相传递着收割早稻“开镰”的丰收信号。

自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也许是因为人口的激增，洞庭湖得到了疯狂与掠夺性的开发，先后在湖中及周围圈起了南通湖，合龙湖，洪泥湖以及青山和屈原等等大面积的农场，从外省与周边迁来大批移民，洞庭湖面一夜之间的从八百平方公里缩小到不足五百平方公里。这样一来，每年将来自南部乃至江西上游涌来的庞大的洪潮被用麻石和湖泥堆积起来的千里“避洪”大堤挤压和回吐着冲向湖岸沿线的村舍和原野。在洪水猖狂肆虐的湖中，倒是呈现出了一片片新绿，而原本丰厚油绿、延绵千里的湖岸连片的稻田却成了泽国。翟家巷便正好处在这一片遭劫的泽国之中。

而今，正是往年应该“开镰”的时候，走在土路上的翟文才，眼望着道路两边被洪水淹没在两米之下的稻田，肤浅的眼眶里不经意地冒出几颗咸泪，心里说不出的辛酸与难受。

这里远离城市，不通铁路，唯一一条通往金鸡坪镇去的土公路，却是天晴灰尘迷眼，下雨泥土翻浆。时至二十世纪末，这

里还没有见到哪怕一丁点儿的工业化兴起的迹象，农民赖以生存的饭钵，依然是靠刀耕火种，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与汗水从泥土里挤出粮食，繁衍后代。是的，他心想翟家巷之所以被洪水淹没，主要是因为洞庭湖中围起了大片大片的农场，压迫洪水漫向翟家巷，而修建农场造出土地，又是为了安置日益增多的人口。由此他便感到了自己罪孽的深重，自己生了这么多的孩子，既累赘了自己，又拖累了国家。于是一切怨天尤人便消失殆尽、而又无所适从。

应该说翟文才在翟家巷还算是一个比较开明的人，而且在同辈中也算是有才气的。他是个初中生，平常村里有事拿不定主意，都喜欢找他来商量。同时，他还是个兼职道师，翟家巷或是金鸡坪全镇，谁家有个生老病死、都请他去张罗，他会念经，有时候也常挣些小钱以补贴家中生活。在生孩子的问题上，他原本打算无论男女，生两个就足了；因此，在大女儿两岁上生了二女儿后，他就让老婆打住别再往下生了，一则国家政策不准许没完没了地生，其次主要是怕生多了自己养不活。直到大女儿十一岁，二闺女九岁，村里的少男少女跟他开玩笑，说他那玩意儿硬不起来下不了种子，所以生不出带把的伢崽；族里的长辈翟俊杰老爹见面就跟他说：“文才呀，养子之过，无后为大，不管怎么样，你得想办法生一个伢崽，延续你翟门一族的香火呀！翟门要是到了你这一辈断了根，你在九泉之下的先父也难以瞑目呀！”他思来想去，要不要生个伢崽这个问题总是在他的脑际萦回；最后他的虚荣心占了上风：是呀，我来人世走一遭连个后都没留下，多亏呀！正象翟老爹说的那样，如何对得起列祖列宗。况且我翟文才也是堂堂正正的一个男子汉，比谁也不少什么，凭什么我的卵子就硬不起来？于是

他狠狠振作一番，回家跟老婆商量要生个伢崽的事。老婆单桂英是个逆来顺受的典型的农家少妇，一切唯丈夫是从，丈夫说生伢崽就生伢崽。这样，一对正值生命旺季，欲望与热血沸腾的年轻夫妇达成默契后，在惊天动地的床梯的欢娱之间，都在创造和缔结着不管外界欢迎不欢迎的新的生命的胚胎，生育的闸门洞开。一声声甜甜的“哇哇”的哭喊冲破世俗的鄙夷，冲破人世的沉寂，连连不断地来到了这个本来就已经非常脆弱拥挤的尘世。他们给翟家带来的，除了短暂的刚刚走出胚胎、睁开迷迷蒙蒙的双眼时昙花一现的欢乐，继而便是无尽的生活的困扰与灾难，倍感饥饿和绝望。

雨过天晴，午后刚刚蹦出来的太阳，蒸发着雨后六月的盛夏，一丝凉风都没有，使人觉得炎热难耐，很难想象这是洪水肆虐、灾雨连天的气候。黄昏之前的时候，翟文才像丢了魂似的，在满根的挽扶下走进了翟家巷村。

翟家巷处在一块高出地平面两米左右、略有起伏的小小的丘陵之上。因为四面低洼，现在已被洪水吞没，除了远处的吕氏山若隐若现似一道屏风在跳跃，翟家巷村就像一个处在浩瀚的海洋中的孤岛，唯有这条通向金鸡坪去的土路才取得了与外界的联系。

如果不是遇上灾年，凭借洞庭湖这块丰饶肥厚的沃土，足够养活它那淳朴善良、勤劳勇敢的子民的。加之近年来中央政府开放了对农民的政策，农民们不再束手束脚，除了耕耘稻田，还可捎带着外出做点小生意。因此，一些人慢慢地富裕了起来，村中盖起了一栋栋二层小洋楼，有的家里还购买了洗衣机和电视，一下拉近了跟现代生活乃至与京都和世界的来往。在村东头一块接近水域的缓缓的斜坡上，有三间破旧不堪、坐

北朝南的青砖青瓦平房，跟它邻居姚满根家新近盖起不久的
那栋二层小楼相比，仿佛差了三个世纪。这便是翟文才的家。
他没有钱、没有能力翻盖他父亲留给他的、建于清朝末年、用
十九世纪的黄土烧成砖胚盖起来的遗产。当一九九二年，他的
第三个女儿出生的时候，乡里罚了他三千块钱，他老老实实、
心平气和地把几年的积蓄抠出来交了。九五年第四个女儿出
生，罚款五千元，靠家里的那点积蓄已是远远不够了，他东奔
西跑，甚至到三向村的香姑那里借了六百块钱的高利贷，才凑
齐了五千块钱的罚款。而去年终于生下了一个白白胖胖的小
儿子，虽说遂了祖宗遗愿，他和妻子也确实兴奋激动了一场，
却接到的是一张一万块钱的罚款通知单。当时他的腿抖动得
都要打跪。老天爷啊，即便是砸锅卖铁，倾家荡产，把活人卖
掉，也拿不出一万块钱！更何况五个儿女，五张嗷嗷待哺的嘴，
天天张着要吃要喝要衣穿，同时还得让他们享受到与同龄人
应该享有的一切：唱歌、跳舞、欢乐、上学。人穷志不穷，既然让
他们来到人世，就不能委屈了他们。如果说把他们生下来有什么
错的话，就让上天把罪孽通通降在我的头上好了。是的，原
以为今年的早稻能够丰收，待交完公粮，留下自己吃的，剩下
的粮食能卖个两三千块钱，这样两三年下来，慢慢地也就能够
还清这一万块钱的孽债。谁会想到呼天漫地的洪水一夜之间
袭来，还债的愿望便遥遥无期了！

当姚满根扶着面无表情的翟文才走进家门的时候，除大
女儿上高中、二女儿上初中不在家，妻子和三个幼小的孩子还
沉浸在失去母猪和耕牛的极度恐惧和痛苦的哭泣之中。而当
妻子单桂英抬起满是泪痕的脸，望见丈夫在家门口出现时，她
便悲怆而惊愕地喊道：

“不是让你走，去躲起来吗？你怎么回来了？”旋即便扑进了丈夫的怀里，再也控制不住感情的闸门，放开嗓子大声哭了起来，仿佛一肚子委屈只能向丈夫才可以倾诉。

老三老四两个幼小的女儿也很自觉地一人抱住爸爸的一条大腿，哼哼叽叽哭的更响，嘴里还不停地叨叨：

“爸爸，我们的牛没了。”

“爸爸，我要我的胖胖的小奶猪。”

他束手无策，两眼发痴，只有金花在眼前弥漫。

“婶子，你们别哭了；我翟叔的精神压力已经就够重的了，你们还是坐下来好好想想办法吧，说不定镇里派出所和村长知道翟叔回来了，马上就会来。”是满根打破了僵局，非常焦虑地说。

满根觉得自己在这里也帮不上什么忙，于是说了一声：

“翟大叔，我先回去，有事的话让三丫去叫我。”说着他便离开了翟家。

“莫哭了，桂英。”翟文才在妻子的脊背处轻轻地拍了两下安慰她道。虽然他自己那颗破碎不堪的心灵迫切需要哪怕是从一个叫花子那儿得到一句慰藉的话语。当他意识到那是一种奢侈后，不得不拿出男人的肚量来慰贴伤痕累累的妻子的

心灵。

“去吧，去带好百万。”他望着那个叫百万的，灾难因他而起，正坐在摇篮里吵闹，刚满一周岁、还不知道忧伤为何物的婴儿说。孩子只在上身穿了一件红兜兜，通过摇篮的隔栏、在婴儿光秃秃的下身，很透亮地显现着那件让人类香火不断的小东西，那便是他们的全部希望——翟家上千年遗风仅存的硕果。因为他并不知道这里所发生的裂变，人们为什么不给他

吃，谁也不去理他，他便可着嗓子嚎哭，小脸蛋涨得通红。

打发走妻子，翟文才一手牵着三丫萍萍、一手拉着四丫丽丽来到屋后的压水井边，摇出一盆清水，为两个小女儿洗去了脸上的泪迹与污垢，从裤兜里掏出两个从县城买来的用锡纸包着的对把糖，一人分了一块，让她们玩去。然后自己走回屋来，扶起被镇长他们抄家时打翻的桌椅和家什。

他心里很苦，但他从不轻易落泪。他看着家徒四壁的屋里，想想还有什么可抄的：三间老朽的空瓦房，里面除了有三张床，就是几把缺胳膊少腿的凳子；三张床也还有两张是光绪十二年的遗物，不说夫妻房事，便是人轻轻躺上去都虚脱得发晃，除非送给博物馆去收藏，若是卖给当地的农民值不了三十块钱。他实在想不出这一万块钱从何处去弄。

“文才，文才回来了吗？”

翟文才正在千丝万缕无法理清头绪时，听到村长史大可在门外叫喊，他马上意识到村长干什么来了。是祸躲不过，他涎着脸皮从屋里走了出来：

“是村长，我刚刚回来。”翟文才说。

“回来了就好。”村长摆出公事公办的架式说。“下午镇长领着计生办和派出所的同志来过村里，他们拿着你去年签的一万元罚款单，今年五月你应该交五千块的收据来要钱，结果你钱也不交，人也不在，他们看等你不着，就把你家的猪和牛牵走了。镇长让我告诉你，等你回来，要么你筹足五千块钱去镇里把你家的母猪和猪崽，还有牛牵回来，要么让你打背包去镇里的砖厂干活压砖顶罚款，什么时候你用自己的工钱还完一万块罚款，什么时候回家。文才啊、你不要怨我，我当了这么个村长，也是没办法，一年拿不了几百块钱，尽干些出力不讨

好、得罪人的勾当；我才不愿意当这劳什子差。你要是没有这码子穷事，我还打算向镇里推荐让你来当村长。你在村里人缘好，威信高，一选准能选上。”

村长一会是铁面无私，一会又献媚讨好地说。

“嘿嘿，感谢你的好意。”翟文才不无自嘲地苦笑道。“可是村长，你不是不知道，我原打算早稻收割后，卖了粮食，再到别处借点凑点，满以为到时能还得起那五千块钱的；可是谁想到大水滔天，粮食颗粒无收，你让我到哪里去搞那五千块钱？我总不能去偷、去抢、去杀人吧。”

“我知道、我知道。”村长接茬道。“可是这是政策，我也无能为力。我看你还是去镇里一趟，一则算我这个村长尽了职责，把镇长的指示传达到了，二则你即使不去，等一会派出所很可能来人，那时于你于我面子上都不好看。我说你去一趟，当面与他们达成个什么协议和约就好。”说着村长征询的目光一直紧盯着他不想撤去。

“好吧，我去。”翟文才思索了一会说。“好汉做事好汉当，你还当你的村长，我不会连累你的。”说完他转身进了屋。村长也自觉没趣地走了。

翟文才走进西屋，见妻子坐在床边给儿子百万喂奶，妻子悲痛欲滴，胸口仍在一阵阵地喘着粗气，痛哭之后痕迹未干的脸上，有道凸起来的红印，那是在派出所强夺她家耕牛和母猪她不松手，发生争执时的抓痕。看到这些，翟文才伤感地坐到妻子的身边，抚摸着尚感觉不到人间冷暖的幼子的脑瓜，不无悲哀地对妻子说：

“桂英，看来灾难马上就要降临到我们的头上了，我就要走了，如果镇里叫我在砖厂干活顶债，三年五年不一定回得

来，你一定要坚强些，养儿育女、把他们抚养成人全落到你一个人的肩上了。”说着他的眼圈红了。妻子更是心酸得不行，一面奶着百万，一面凄凉的泪水又从面庞汨汨而下。

“月月和红红都别上学了。”他接着说道。“让她们回来帮你干活，别无他法，只能这样了！”

这个刚强的汉子似乎有点哽咽了，再也很难把话连贯下去：“暂时也不要把这个消息告诉月月，等她念完高二，放暑假回来，就别让她再上学了。至于老二红红，今晚回来，明天就别让她去学校了。”

想到不能再让孩子们继续上学，他的心里如万箭穿刺般绞痛，无论是他本人的处世哲学，还是他先人留在他脉管里奔涌流淌的血液中，天生就有一股争强好胜的傲气，他多么想让孩子们读书，一直读到他们自己不想读了为止，盼望着他们有一个好的将来。

七月，洪水已经退去。

湖岸广袤的农田露出了纵横有序的田基，在阿波罗之神喷射出的火毒的彩焰下，稻田里薄薄的水面，布撒着五彩斑斓的蜃景。那被洪水淹没了两个多月后，尚未来得及孕育成为新妇而夭折的稻穗，尤如一条条蚯蚓的僵尸，匍匐在水面上散发着浓浓的腐臭。

七月，所有的国立学校都放暑假了。在从县城到达金鸡坪镇的小公共汽车上，走下来一个俊美可爱的姑娘。她身着一件纯白色的紧身连衣裙，头戴一顶藕荷色的软边太阳帽，背上背着一只时髦的三角背带包，完全是一副城里人的打扮。她那灵动的牡丹一样的嘴唇和天真的大眼睛给她那身装束增添了无尽的魅力；从她那戴着紧身文胸的胸衣下渐渐凸现出来的胸